

閉關已早門大的場球然 場球於情痴仍員球棒職賭涉

## 廣寬更界世的面外 場球出走



### 球是方的？

球場上只有一道門，曾經在這道門內跌倒的人似乎忘了，社會上還有很多其他大門任君選擇，生命何其自由，無需自限啊。

### 陳筱玉

郭進與昨天說，他還想再回到球場，只等前案清爽。

同樣的話已不知從多少球員

口中吐出，楊章鑫、吳俊賢、白昆弘、黃俊傑；他們都曾是球場上的佼佼者，也都在球場上痛跌了一跤，待回頭欲重新來過，選擇的戰場竟然還是棒球場。

這使得他們變成了如今棒球場上最大一族隱形人，有人雖然帶出了冠軍隊卻無法具名；有人雖然是球隊實際負責人，比賽時，卻必須讓他人出頭站前場；還有些人流連於北中南中、小學球隊，成為「教練零工」，隨比賽而四處飄泊，居無定所。

他們都希望全國棒球協會與中小學棒球籌備委員會能夠網開一面，給他們一個重新作人的機會，都想有朝一日能夠再於球場上揚名立萬，即使不再以球員身分，當個正牌教練也好。

真是言者痴心聞者傷心啊。

的確，這個社會是該給他們一個機會，讓他們重新出發，事實上只要知錯，並且償過，在法律上他們是跟任何一個沒有犯錯的人是一樣清白的。

偏偏運動有一種必須完全清白的特殊體質，尤其是職業運動，因為它關係到太多人的生活，當一種職業運動出現誠信危機之際，不僅運動員個人，成千上萬名依附著職運而生存的周邊民眾，生活都會出現危機，嚴重時，如美、日職棒，甚至可能會造成社會經濟問題。

因此從美國黑襪醜聞到日本黑霧事件，即使法院未判刑，涉案球員都再無機會走進球場。

這不是球場無情，是運動場上的悲情事實。

然而社會不止是棒球而已，三十即當歲轉業也還不遲，或許對大多數球員而言，球場外的世界陌生至為可怕，但只要肯學，總會有辦法重新在另一道大門內立足，而且是以清白之身出發。

阿水啊，試試看，走出球場吧，你會發現場外的陽光或許更美麗。

(陳筱玉小姐為本報體育中心副主任)